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；腊八粥，喝几天，哩哩啦啦二十三”……当这首熟悉的歌谣响起时，大江南北随处可见人们陆陆续续为新年做准备的忙碌身影。

腊八，迎春亦迎年。但在车马邮件都慢的古代，腊八远不止喝一碗粥、泡一坛蒜。那么，腊八节从何而来？腊八节有何习俗？古代人是如何过腊八节的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古代人的腊八节。

腊八 远不止喝一碗粥

腊八节最早可追溯至远古神农时代

何为腊八？《礼记·郊特牲》有云：“天子大蜡八”。此处的“蜡八”，特指祭祀与农业相关的八位农神。其中既有发明农耕的神农、掌管农事的后稷、司职田亩的田峻，也包括捕食田鼠的猫、围猎野猪的虎。这种兼容并蓄的祭祀传统，映照出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与感恩之情。

作为承载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节日，腊八节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远古神农时代的岁终祭祀仪式之中。据《史记·补三皇本纪》记载，炎帝神农氏以其初为田事，故为蜡祭，以报天地。汉代应劭在《风俗通义》中进一步阐释：“腊者，猎也，言田猎取禽兽，以祭祀其祖也”。此节指向先秦时期的冬日“腊祭”，传递出先民以田猎祭祀来

表达对祖先深切追思的传统习尚。

不过，腊八节的发展历程，实际上是一段跨越时空的文明史，仅从称谓的变迁便可窥见其中的多重文化语境。东汉蔡邕在其撰写的典章制度论著《独断》中梳理腊祭的历史沿革后发现，历朝历代的腊八名称迥然有别，“夏曰嘉平，殷曰清祀，周曰大蜡，总谓之腊”。这种在称谓上的更迭差异，折射出祭祀文化的传承与演变。东汉经学家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记载：“冬至后三戌日腊祭百神”，说明汉代腊日并无固定日期。南朝学者宗懔在系统记录荆楚地区岁时民俗的《荆楚岁时记》中则有“十二月八日为腊日”的明确记述。由此可知，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腊八节才确立为农历腊月初八。



资料图

唐代腊八节狩猎活动占据主导

唐代的腊八节，狩猎活动一度占据主导，而“喝粥”的习俗则鲜有记载。杜甫在《腊日》中曾留下“腊日常年暖尚遥，今年腊日冻全消”的诗句，岑参亦用“骑将猎向城南隅，腊日射杀千年狐”的诗句描绘腊八时节的围猎盛况。王维的同题诗《腊日》中则有“凝寒迫清祀，有酒宴嘉平”的记录，说明祭祀和宴饮在唐代腊八节颇为流行。此外，唐人韩鄂所撰的《岁华纪丽》有

“明且是腊，赐神药”的引述。这一腊日赐药的典故传说，反映到唐代节俗，则表现为宫廷赐物，其间腊日受赠的臣子通常会撰文以示感谢。

迨至两宋，腊八习俗发生很大变化，腊八粥逐渐走向民间市井。北宋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载：“诸大寺作浴佛会，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，谓之‘腊八粥’。”自此，民间也纷纷效仿，以果子杂料

煮粥食用。延续至南宋，赐粥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中描绘临安城的习俗时记载：“此月八日，寺院谓之腊八。大刹等寺，俱设五味粥，名曰‘腊八粥’；亦设红糟，以麸乳诸果笋芋为之，供僧，或馈送檀施、贵宅等家。”南宋陆游笔下的“今朝佛粥更相馈，更觉江村节物新”，则生动描绘出乡村邻里互赠腊八粥的温馨场景。

明代腊八“国宴”吃腊八面

明代时，除了腊八粥，还有吃腊八面的习俗。腊八这一天，朝廷会在紫禁城的奉天门（今太和门）赐百官宴。可能是觉得在国家级的大宴会上“吸溜吸溜”地喝粥有些不雅，腊八宴上，皇帝赏赐的是“腊八面”。明代状元吴宽就曾经和同僚们一起，参加过腊八国宴。这天天下着雪，天气很冷，但他还是

感觉非常荣耀，回家后写下了《腊八日赐宴》：“诏遣长筵列凤池，人间节序九重知。食传内饗真成例，坐接同官易得诗。”

不过，吴宽在诗中只是抒发了自己的心情，并没有说明自己吃的是哪几种节日食品。明代俞汝楫编纂的《礼部志稿》给出了详细的腊八节菜单：“上桌按酒四般，菜四

色、腊面一碗，酒三钟；中合桌，按酒四般，菜四色、腊面二碗、酒六钟。”按照品阶不同，官员或者坐上桌，或者坐中桌，上的菜也不一样，但这一碗节日气氛浓浓的“腊面”，是桌桌都有、味道相同的。陕西省关中一些地方，现在还有腊月初八早上吃腊八面的习俗，不知是不是明官习俗的延续。

雍和宫熬粥的铜锅重达8吨

清代宫廷对腊八节尤为重视，雍正皇帝曾下令每年腊八在雍和宫举办熬粥大典分赐百官。与此同时，紫禁城内亦有腊八习俗，御膳房会特制“腊八醋”，制作腊八蒜。乾隆皇帝更是亲自作诗《腊八粥》，以“松榛枣栗杏胡桃，黍稷粱豆堆累累。水火既济入鼎烹，声泻松风万壑起”详细描述腊八粥的烹制过程。

在清代，自雍正帝之后，每逢

腊八，必在雍和宫内举行隆重的腊八盛典。喇嘛们一边诵经一边用心熬制腊八粥，各地信众从四面八方而来，争相讨取喇嘛诵经加持的“佛粥”，以求吉祥平安。

在天王殿院内，西南角有一座鼓楼，前面放了一口巨大的铜锅。锅的直径有2米、深1.5米。这口大铜锅是雍和宫改喇嘛庙时，由清宫造办处制造，专门用来熬腊八粥的，重达8吨。

这口大铜锅最早不在鼓楼前，而是位于雍和宫东阿斯门内。“阿斯”是满语，意为“旁侧”。东阿斯门即雍和宫东侧门，清廷熬腊八粥的场所设在此处，因此得名“铜锅院”。据说，“铜锅院”中有一个深约6米的地灶，由5根铁柱把大锅支撑起来。中间的铁柱是空心的，能够交换空气。由此可以想象，当年雍和宫熬腊八粥的阵仗一定不小。

古典诗词中的“雪”

雪这种极具物候性的自然现象，早在甲骨文中便已出现。唐兰的《殷虚文字记》中载有“甲辰卜，丙午雨雪”。《说文解字》释雪为“凝雨，说物者”。“凝雨”，即雨凝结，说明雪的形成；“说物”，即悦物，使万物喜悦，表现雪的功能。从字源可以看出先民对“雪”的基本认知。在后世文献，尤其是诗词中，人们往往借助比喻、象征等手法来表现“雪”，或强调其颜色，或表现其形态，或彰显其神韵，不仅构成极具东方美学的词汇宝库，还体现出我国传统的文化思维及语言模式。

我们最常使用的雪花一词，在西汉韩婴的《韩诗外传》中便有出现，“凡草木花多五出，雪花独六出”。据考据，这是关于雪花六角形状特性的最早记录，比欧洲早了约1700年。“六出”由此成为雪花的经典代称，在诗词中常见，如高骈的《对雪》中有“六出飞花入户时，坐看青竹变琼枝”。此外，古人还以“六花”“六葩”“六英”等指雪花，如“黄昏门外六花飞，困倚胡床醉不知”（楼钥《谢林景思和韵》）、“轻轻玉叠向风加，襟袖谁能认六葩”（李咸用《和人咏雪》）、“六英飘舞片片好，谁与刻削嗟神工”（李纲《次韵宏志见示春雪长句》）等，皆把雪喻为盛开六瓣的花朵。这些以“六”来命名的雪的别称，不仅体现出古人对自然现象的细腻观察与精准把握，更蕴含对形态美的深刻感悟。

古人常以洁白无瑕的美玉来代指雪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玉不仅是珍贵的物质财富，还承载着高洁、吉祥等美好寓意，因此，雪的雅称中涉及玉的最为丰富，如“琼瑶”“琼琚”“琼英”“琼芳”“玉英”“玉花”“玉絮”“玉沙”“玉尘”“玉屑”“玉蝶”“玉鸾”等，充分表现雪的纯净与高贵。白居易的“四郊铺缟素，万室罄琼瑶”（《西楼喜雪命宴》），辛弃疾的“对琼瑶满地，与君酬酢”（《满江红·和廓之雪》），茅平仲的“风渐寒同云密布，雪乱舞满地琼瑶”（《夜行船序·宴蓟镇宛在亭四景》），裴夷直“天街飞鹭踏琼英，四顾全疑在玉京”（《和周侍御洛城雪》），皆以白玉喻雪，生动描绘大雪铺地的景象。苏轼的“云容皓白。破晓玉英纷似织”（《减字木兰花·雪词》），苏舜钦的“寒雀喧喧满竹枝，惊风淅淅玉花飞”（《小酌》），把雪视作纷飞的白玉花朵。赵翼的《途遇大雪》中“化工何处万剪刀，剪出玉蝶满空舞”，将雪花比作翩翩起舞的蝴蝶，极具动态美。

古人不仅关注雪的形态，还浪漫地把气象中的雪与植物界的花相提并论，尤其喜欢用“琼花”“梨花”“杨花”等白色花卉来作比。譬如，杨万里《观雪》中“落尽琼花天不惜，封它梅蕊玉无香”，王初《早春咏雪》中“句芒宫树已先开，珠蕊琼花斗剪裁”，琼花亦称“玉蕊花”，洁白可爱，唐宋时期颇受皇室喜爱，成为园林中的重要花木，尤以扬州为最。岑参的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将大雪纷飞比作梨花盛开，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营造出一种时空交错且具有生机的美感。

在古代文人笔下，雪花的质地与视觉形态得到淋漓尽致地描摹，“盐花”“柳絮”“鹅毛”“银粟”“寒英”“瑞叶”等形象地表现了雪的轻盈之姿、洁白之色与覆盖之态。《世说新语》记载，晋代谢安为子侄讲解文章义理，正值雪天，于是问：“白雪纷纷何所似？”其侄谢朗回答：“撒盐空中差可拟”，其侄女谢道韞则曰：“未若柳絮因风起”。于是，“盐花”“柳絮”便成了雪的别称，“柳絮才”更用来赞美女子才情。白居易在《雪夜喜李郎中见访，兼酬所赠》中用鹅毛形容雪片大而轻盈，“可怜今夜鹅毛雪，引得高情鹤鹭人”成为经典，“鹅毛大雪”至今仍广为使用。范仲淹在《依韵和提刑太博嘉雪》中格外强调雪花飘飞时的寒冷天气，“昨宵天意聚回复，繁阴一布飘寒英”。范成大《雪后雨作》中“瑞叶飞来麦已青，更倾膏雨发欣荣”，表达了雪对农作物生长的益处及人们对丰收的期盼。

古人对于雪的认知还常与神话传说相关联，将雪想象为仙家之物，充满浪漫超逸的色彩，因此有“琼妃”“玉龙”“仙藻”等指称。如“云开洞府，按罢琼妃舞”（张可久《霜角·黄山雪霁》），“琼妃”是仙女或美女的代称，以仙女舞姿比喻雪花飘飞，赋予雪以舞蹈般的灵动美感。“战罢玉龙三百万，败鳞残甲满天飞”（张元《雪》），将漫天大雪想象为天上玉龙鏖战后脱落的鳞甲从空中飘降。“欲验丰年象，飘摇仙藻来”（张说《奉和圣制野次喜雪应制》），以飘摇的仙藻来指大雪飘然而至，并把雪与丰年联系起来。

古人对雪的每一个称呼，既是一种文化的凝练与诗意的创造，又是人与自然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对话。雪从物理形态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，承载着古人对纯净、高洁、祥瑞的美好向往，最终内化为中华民族审美基因的一部分。

据《光明日报》

延伸阅读

《荆楚岁时记》中记载：“十二月八日为腊日。谚语：腊鼓鸣，春草生。村人并击细腰鼓……作金剛力士逐疫。”腊八之日村人击细

腊八也是逐疫的日子

腰鼓、戴胡头，扮作金剛力士驱逐疫病，而且从敦煌壁画到民间傩戏，均能见到类似的原始而热烈的驱疫场景。时至今日，陕西汉中、

贵州安顺等地依旧保留着腊月击鼓驱疫的古俗。

综合《齐鲁晚报》《北京日报》《北京晚报》、新华社